西臺集

卷十五
卷十六

西臺集卷十五

宋　畢仲游　撰

行狀

丞相儀國韓公行狀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
韓公爲右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侍
中魏國忠獻公之子六人而公居長爲人外
和美鬚髯姿貌辭氣大抵類忠獻而仁厚平恕無所矯
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子而

如魏公宜其復爲相也及爲相制下都城傳布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嘗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于遼帳遼主問左右孰嘗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益奇偉凡在北廷之人皆拭目觀之及公爲相後遼人賀正使蕭喜張從約來語行人李某曰比持禮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爲相而在大名耶居兩月聞爲相

制下北主大喜不覺大聲起曰此眞宰相矣然則忠獻魏公事仁宗英宗神宗爲宰相九年定冊安宗廟隱然爲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內外所至可紀卒亦至宰相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樸魏公而上七世家于安陽故公爲安陽人以魏公任恩守將作監主簿力學爲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秘書省著作郎神宗皇帝卽位遷秘書丞魏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秦楚王後無嫡子嫡

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申令所載以古禮嫡長孫之外皆爲庶孫既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期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召故荆公介甫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講邇英二人奏言故事講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

故事下禮官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顧皆無所輕重卽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于上孔子曰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于上前而立五十年矣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封府推官遷判官以太常少卿爲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

司使出通判永寧軍事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戶部副使改鹽鐵副使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四殺其長常用兵四萬下米脂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爲移書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北書復來會永樂用兵不利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爲對上不可又以李承之李定爲對上又不可上曰韓忠彥嘗使遼遼人信愛之而知其父琦有勳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也乃以給事中召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遼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公一切以閒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爾何足問及至其庭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嘆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用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

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爾南北大國之好豈相奸乎言敷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拄之及還資睦詘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砦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爲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爲之屬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于上乃其職爾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爲失職願從丁亥詔爲正從之公又言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所下之事不從中書畫旨出一時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爲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朞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于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爲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于都省而具

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于是自吏部侍郎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罰而丞相與同列謝于殿上乃以公爲禮部尚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州貢文綾文絁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絁百疋公上言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貢繚綾千疋德裕奏言若將匪頒臣下則千疋豈足于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當言者惟陛下察許詔從罷之凡江東西二浙屬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爲戶部尚書而元祐會計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入之數多于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于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榷酤征商山澤之利較之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盈絀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

于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皆可得而議惟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報詳定所慶歷中又詔入內內侍省以章聖時簿帳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願陛下上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內侍省忖裁禁省之費報于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天下幸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公以爲執政者久矣會尚書左丞某甫去位卽以公爲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事分畫丞相呂大防關右人也喜用兵故西師尚未解嚴而公意在偃兵息民以安邊境嘗曰兵在平日猶爲危事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是豈用兵時也故訖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于境外會宣仁聖烈皇后崩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觀望爭取垂簾時事爲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于冢宰不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乃遭會時

變補天之隙權宜之大者豈得已哉昔仁宗皇帝初年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共政及仁宗親攬政事言者亦爭取垂簾時事言之仁宗曰是持情近薄不可聽也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仁宗之詔爲上讀之哲宗皇帝嘉納久之謂公曰知人實難然自先正侍中以來閱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率自引去誰可以爲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曾肇井亮采張舜民韓宗師范純禮韓宗道七人且曰汝礪肇有詞學而以名節自許亮采端亮不倚舜民質且有文宗師安恬久次臨事不苟

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徇皆今日尚書侍郎給舍之選也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章申公爲相即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幸公去且憚公復來乃使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棄湟鄯之地降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不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先是魏公嘗以武康軍節師鎮及定武熙寧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有德于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爲廟以祀魏公而公相去三十年亦爲

鎮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于二邦故定人魏人
亦爲像于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慊公未已又使言
者言公嘗同尚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刊除謝景初過名
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晡臨道路相
傳曰召公矣又曰公今來矣及上卽位以吏部尚書召
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兄至則除門下侍郎
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
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
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
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
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
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內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
臣騖于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失人心
多矣社稷之憂也願陛下遠鑒湯武太宗之治近慕列
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寬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
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闕言
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爲人主之
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

臺諫之爲己矗也乃布腹心于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果以罪去矣願陛下旁采忠直重厚之士親加識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闢言路闢則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似之說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爲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凡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爲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枉損人材無補于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于天下而逆施如此願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則萬務畢舉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慎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于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五七年間建置城若砦壘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欲實外而外終不可實自陝以西民力大困斬獲之數則增一爲百失亡之數則減千爲一願陛下試令有司攷其用兵以來之費出

于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之地收入以爲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瘡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亟罷進築之兵以休息中外惠養萬民則天下幸甚上皆嘉納之公自召還爲吏部尚書未拜而爲門下侍郎爲門下侍郎踰月遂爲相命既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蠹蔀未消國是難一事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于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于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尚困追償方當大有爲之時宜得不世出之主識者見而喜曰上醫醫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既識今日之病天下其有瘳乎上既聽用公遂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敘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內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爲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與天下知名士率見收用公嘗與上從容論天下事上問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哲宗皇帝卽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獻言于朝者千萬數今中書所編類

章數是也自章惇爲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爲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爲謗訕故上書者率皆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猶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禁中罷其所置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上即詔罷編類局事章數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中外欣欣然以爲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于今日也是歲郊天爲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爲右相子宣數至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爲以中傷公所引重者或勸公亦留身上前與之辨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臣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嚮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

上章請外章凡三上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乃罷大學士猶知大名初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惇猶未去位公與申公簾對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上曰復孟氏則可而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奈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廢復爲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皇太后之議遂格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動搖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黜怡然無所辨及言者誣公以中宮事公曰是不可不辨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抵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于懷言者未厭乃曰公在位嘗棄湟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于濟及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崇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

請老遂還公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踰年薨于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陸自高祖而上載于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祖諱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呂公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冀國夫人四女五子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澡朝散郎浩奉議郎澄宣德郎女嫁蔡承禧詢王傳約王朋約有既嫁而卒者孫曰肖曹肯曹膚曹完曹宏曹安曹寶曹膺曹昌曹莊曹昭曹曾孫曰穌協彬或問公之所行孰爲大曰公有大焉而人未之思也爲其父爲宰相而身又爲相乎曰漢唐本朝父子爲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爲其逮事五朝出將入相兄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顯矣奚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爲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妄語笑內無機

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
啄公賢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于此此則似大矣
然猶未也蓋嘗聞士處窮困甘藜藿褐衣蓬戶出入爲
常及其遭時遇合都廊廟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日在前
而能不忘宿昔窮困未遇之心者以爲賢矣一旦失倚
離權身折勢奪宜其追惟宿昔窮困未遇而等之有以
自處然猶憔悴枯槁或慍懟而自失故屈平懷石亞父
疽殞賈誼忌鵩張昭塞戶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
不用而顛沛若無以樂其生者比比是而公生于魏公
之世長于宰相之家少有聞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
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爲宰相豈嘗知閭放之事窮居
之樂哉而崇寧大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
黜僅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
公卿寮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旌麾徒御之衆
而甘與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懷漠
然不異平昔門下之士間得請謁于前者辭氣顏色了
不見其欣戚惟以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敘感而已
則艮爲大也蓋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

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爲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爲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于家未出謹狀

宋　畢仲游　撰

行狀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諶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衞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尚書謚景公栩爲鄧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

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琳嘗以策干漢高祖于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扈彦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

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選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畧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

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
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
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
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
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
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
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
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禹偁寖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
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
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
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
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
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數倍
于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
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
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
之理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

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原註事見公集題國清寺詩序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卽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墻坵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喜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

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申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眞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愼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眞宗皇帝即位遂授尚書工部侍郎秘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宮府常從爲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勑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强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

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尚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畧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徧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既興則虞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即須千數散亡抄掠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囷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縻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疎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

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尚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攙槍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畧皆警公既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

成議戎輅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郭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原註上令石普以書答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斷廢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來寇封畧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恥于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而契丹之衆遂擊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州甚

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爲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寖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其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爲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言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舁疾從行眞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固其願也數日疾少間追及澶淵見于行在既行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

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蠲逋負因當時之務而爲法制如諸道榷酤之額不得增益四已論死而雪活者爲勞與訴不干已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于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公皇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于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遂斬之萊公復安于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于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爲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眞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

不及詔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送公歸私第薨年六十有八上即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愛州刺史衛詔欽監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葬謚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為太理寺丞後終太府舍後終衛尉卿次慶長公薨時為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終光祿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為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喪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于當世原註王禹偁作公知制誥詞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老于儒學久次周行且事繼母以孝聞典郡符而治最謹厚周密博達謙恭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亦載公事繼母以孝聞自束髮即知修飭為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為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為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

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爲名言遂卽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殯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爲宰相乃見真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羣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官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祐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爲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爲私惠之時也眞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繒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沽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

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既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贐禹偁禹偁乃能爲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爲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爲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匿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爲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爲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

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夫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尚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行狀 原註 代陳知默譔

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爲司衞少卿憬生構與栩構爲吏部尚書卒謚曰景公栩爲鄭王府司馬構生炕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坰與增坰爲王屋尉增爲河北從事坰生鎬鉉錄銳四子皆不仕而鄭王府司馬栩之子凌爲汾州長史凌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諴懿宗時爲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爲左金吾衞長史叔文生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爲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掠屬軍軍中劫使爲將球不肯爲黃巢用遇敵不戰而衣冠子弟且爲護送既出關即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爲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扈彥珂微時與義林游及漢高祖起彥珂言于高祖薦義林爲滑衞支使遷鄜州

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于周世宗爲觀城令卒于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卽從鄭得楊璞蘇利用王嘏韓丞王延之劉錫韋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眞宗時爲丞相眞宗用人多矣而專以士安爲有德行屢稱之爲丞相一年薨謚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爲衞尉卿年四十猶不出仕丞相薨終喪然後出衞尉旣老居澭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煥兵部

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澭陽相與游驩甚聞于世所謂南京五老也衞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人也後徙鄭今爲澭陽人公大父眞宗時爲宰相公以丞相恩爲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衞尉寺丞爲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爲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衞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謂衆曰諸公爲賞不平先取者價善後取者價惡我軍之賜半無善價于是復相與入廷中者數百人請曰願易所賜官吏愕然相顧

起去未有以處之公獨不起召前數人謂曰物有新故而價有善惡汝欲盡得新賜誰當取其故者以新分故價乃平均又何易乎前數人無以應遂引去是時公年二十餘左右官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于軍門外一京爲之加肅公有娣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請公分視濠宿泗三州事既還遂薦公薦未行公以母關夫人喪解去其後衛尉老居濉陽公請爲宋城令以養衛尉而太子賓客王煥亦老居濉陽其子稷臣又請爲宋城令得請濉陽人更謂公曰衛尉賓客俱老人也稷臣且好其子顧可辨哉默然不辨與公俱子也公請先稷臣何以得請宜辨勿失公謝曰衛尉賓客同里門而居且好其子顧可辨哉默然不辨而去諸公聞之皆多公之義公既不得宋城而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謂公曰長葛京西邑也不遠君第往吾行召君矣公亦欣然欲用遂調長葛令居數月仲淹以毀罷去不及召公公亦不去長葛慶歷二年衛尉監兗州仙源宮公請爲兗州通判既辭行而河北轉運使田京

坐王則事謫通判兗州公不果行還詣丞相府訴丞相陳執中曰君奚賴于兗吾以幷州待君矣此諸郡守之所欲公曰賜則厚矣而衛尉白首留仙源請兗者以仙源故也今幷遠甚不敢行丞相不應他日復詣丞相府丞相曰貝兵盜發新解朝廷以見爲恩州者滿歲則遷通判如以恩與君君亦行否公曰辭幷請兗者非有擇也親遠而不果行也今幷與恩同而往就其遷是委親欲遷也某不敢恩州雖劇遷不果行矣願復某兗州是時參知政事宋庠在焉色深納之既罷庠曰見利不就

以篤于親此孝子也願勿奪其地遂竟還公兗州而徙田京臨江公至兗侍讀學士劉湜者雅知公先是公簽書婺州判官事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叔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爲殺人者獄成公從太守戚舜元問狀皆是然公獨念叔壯而富姪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類疑之因謂太守請移其獄治太守良久許公獄既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殺其叔戚舜元且慙且喜謂令兒曰汝之更生簽判之明也太守幾誤殺汝湜嘗聞令兒事未識公及得公爲通判大喜

竟獄非公聽之不決決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者湜與公論湜言其律公言其情無不合湜歎曰嗟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殆可謂知法矣公既數決獄當死而更生者已十數或以貧代富或以奴客代其主或自誣服罪而後得其賊公曰獄不可不察也遂上書言獄吏無害者稍稍自遷之禁所屬不使薦論以勸公吏書奏不報公去竟三司使田況薦公黃汴河催綱會衛尉自濠徙無爲公難之田況知公弗便復薦公提點淮南十三山場代史紘公任其屬官夏希道而客有與希

道不相能者宣言希道受賕幷及其不法事辭頗聞紘見公計事因曰任希道固誤今國中口語奈何獨可與公首爾公曰某任希道非能大過人也度其無害而任之爾今希道受賕某得罪固其所矣無所辭若既任人反首之則誰敢求其任者有如萬分之一其言不酬誰可相見者紘既去希道竟無事他日希道書抵公曰微公幾爲客所賣明年公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貨日以益腐刑日以益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罷後數年茶益委積

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如公所言也久之公以衛尉喪屏居灘陽數年復起爲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一輩五六人公謂曰歲雖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羣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即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更相諫公曰情輕繫重殆不可且又人衆不可動將有變公不聽會頴上亦大饑民亦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得數人其縣令雷祥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

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復相與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旁諸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大守李顧反用法日誅數人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于是都官員外郎萬寧詣闕上書且言頴上守令無狀皆謫去而壽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爲盜繫獄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朝廷念頴上故善地猶致盜如是壽陽頴東郡也近山扼淮素多盜賊號難治聞其亦以饑有盜頗憂之即以璽

書戒飭使無滋長書到而獄已空矣于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公用意爲然公故于孫沔善及沔貴未嘗請問公亦不與沔通問沔爲州帥以罪過謫宣州節度副使朝廷怒甚以中黃門監護沔送所部過淮陽請舟于淮陽太守太守不與舟至淮南謁提刑提刑不敢見沔既見公公爲具舟與車致其妻子輜重從者數百人客謂公曰孫沔負大罪而公厚送之使人有一言則公處何地且公豈沔與厚之人耶公曰沔麤將也貴爲兩府朝廷雅不以繩墨治沔今沔有罪失勢而爭棄之如其妻子無罪何安可以不送也矣爲厚焉沔聞之始慙服公

年五十有八以嘉祐四年七月四日卒于壽陽公自爲子弟時甚修可愛梅詢既見公謂衛尉曰宋爲宰相者多矣畢相向有陰德在子其後子孫宜有興者君中子無乃其人乎乃以女妻公然公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之知公者杜衍范仲淹包拯田況劉湜五人爾皆以鄉里識字相見未嘗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公亦無意用于世而衛尉益老公遂不復爲仕宦計然亦不能不仕宦公有兄爲光祿少卿嘗請

官便地以養衛尉公不敢以衛尉請而視官有便衛尉者即仕否即不仕衛尉守温州公即簽書婺州判官衛尉居濉陽公即請宋城衛尉居仙源公即請兗州通判光祿自濠徙無爲衛尉從之公即提點淮南茶場自爲通判十五年止一任以衛尉故也自丞相以來絕不爲生産計公仕宦三十年竟無田宅居人或爲公憂曰其如子孫何公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宅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秖速其敗爾何益故終身以貧聞于人而不自以爲戚其見如此公在州縣未嘗取公賞亦無絲毫譴謫平生好讀書讀書數十萬言好爲詩詩多至數百千言皆因物感激有觸而後賦未嘗苟作也作之必有可觀其屬文如其作詩故無章句今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在家藏之公景祐二年補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太祝大理寺評事上祠汾陰賜緋衣銀魚遷衛尉大理寺丞監南京泗州兩糧料院終母喪遷殿中丞監高郵軍酒遷國子博士簽書婺州軍事判官遷虞部員外郎知許州長葛縣通判兗州遷駕部員外郎明年遷虞部郎中提點淮南十三山場遷比

部郎中終衛尉喪通判壽州遷駕部郎中累階至朝請大夫勳上柱國終焉先娶梅氏故侍讀學士梅詢之女封永嘉縣君再娶陳氏故相陳堯叟之孫封馮翊縣君男六人長仲達青州錄事參軍次仲容邛州臨邛主簿早卒次仲偃應天府穀熟縣主簿次仲衍許州陽翟縣主簿次仲游太廟齋郎次仲愈女四人長適秀才孔宗堯次適大理評事田輔卿次適右侍禁李調次尚幼知默馮翊縣君之弟也平時與公起居論議眞見公所爲甚實嘗與公爲道義交諸子以是請知默不敢辭謹狀

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

昔文王之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畢氏始爲東平人而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爲宋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尚書謚景公栩爲酆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諴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之四世孫諱士安仕本朝宰相眞宗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簡卽君之曾祖也文簡之子諱世長爲衛尉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

侍郎王煥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衛尉之子諱從古爲駕部郎中以衛尉老不敢專仕宦便衛尉卽仕弗便衛尉卽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衛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陽翟主簿而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爲陽翟興學旣請于朝乃勅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徙之而故太子中舍馬某之子宏嘗持吏短長居邑中橫甚謂諸豪曰丞相之爲縣學非令也今子以力輸之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十百而至千萬未

可知也子如以百金授我我爲君費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遺宏宏得金得游許州宣言丞相之爲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者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于民丞相果疑之卽復勅縣須後令具言縣吏無狀榜于道上是時君代令部去居外弗預及歸令不知所爲謂君曰吾欲上府辨于丞相如何君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辨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錄問君攝縣事卽使人逮捕宏案驗且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丞相皆如君請奏其事于朝不以父蔭杖宏流鄧州

宏素爲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十餘宏
尤少之嘗舉其手而出幼指曰縣官于我猶是也及爲
君捕繫猶曰無害恃其能數以詞辨自解而竟抵罪陽
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問居陽翟謂君曰鄙語曰
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就中第補潁州沈丘
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皆知君交薦
申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皆知君交薦
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簽書大明府
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爲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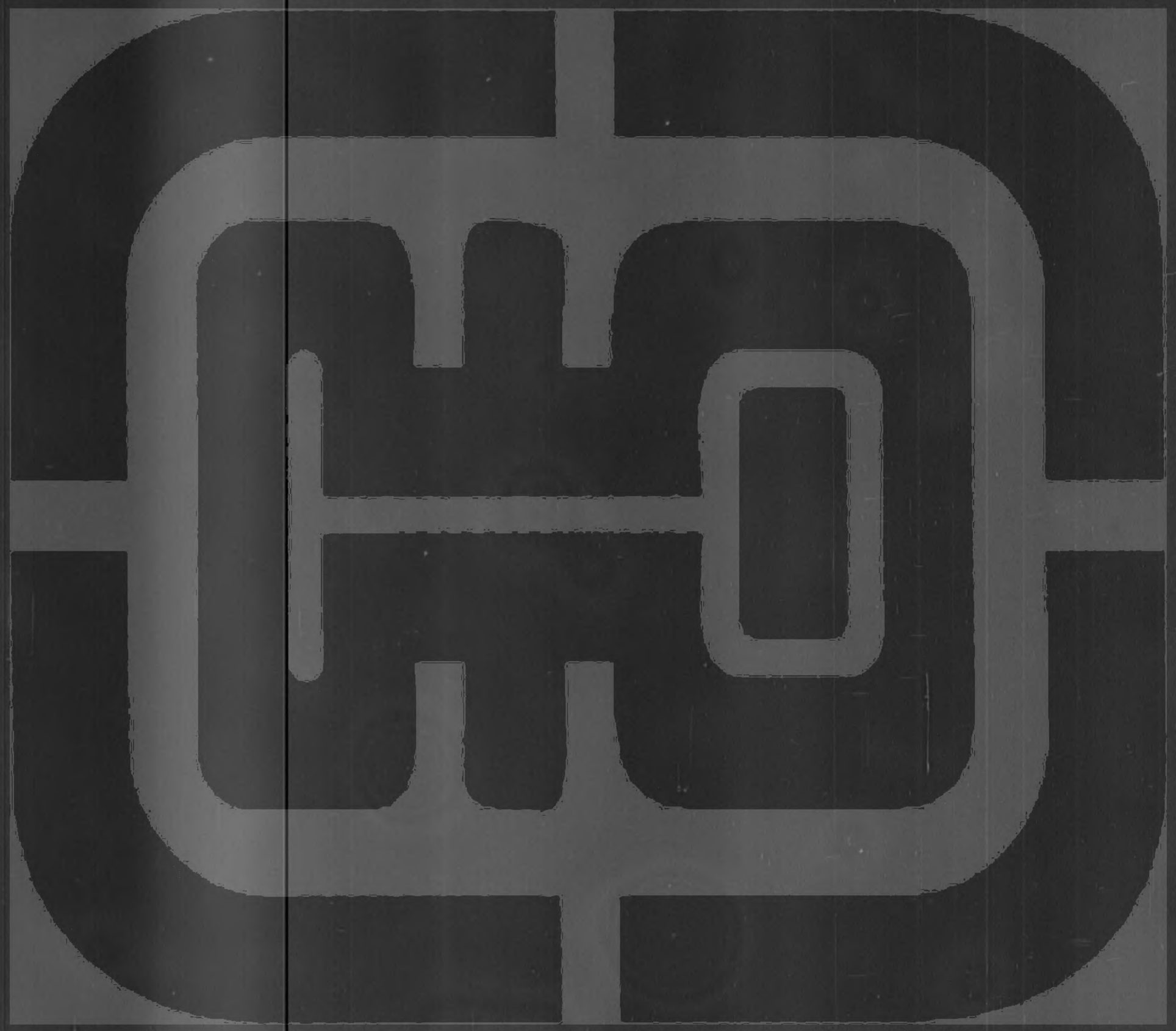
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卽以君爲中書刑房檢
正官俄遷戶房先是提舉市易司歲權民糯米爲贏凡
商賈之至者官盡權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
米多陳且貴酤益不行遂廢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惟
市易得私其贏以爲功戶房欲弛其禁而提舉市易司
弗便數與戶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戶房
人爲君憂之君取紙半尺許疏問市易未權糯米之前
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已權之後京師酒戶
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蓋未權之前酒戶爲坊者多而

停者少既權之後酒戶爲坊者少而停者多利害明甚
市易徙與戶房以言語返復相詰及得所疏問無他一
詞遂不知所答卒服非是而罷權事改太常丞充北朝
賀正旦國信使與北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爲偶然再發
又中敵人以爲神而君天資白皙髭眉如畫辭令温雅
敵人喜之其主陰使人取君衣以爲度製服以賜君君
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爲圖以進賜五品
服其後數年今龍圖閣待制錢勰使契丹契丹主猶問
曰畢少卿何官今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

中書議論不合以君爲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
過欲中傷之而爲人詳慎精密卒無纖芥可乘然亦四
年不遷及置局定官制遂以君爲檢討官君乞罷戶房
檢正事即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局所
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刪補
曲當雖戶部老郎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爲主
凡從中問某事必須君然後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爲
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某爲考官故
不知上即詔君罷考事還局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

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闕下因作詩道盛德上見俯同君韻和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以爲寵及官制行君以秘閣校理換遷朝奉郎上又自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不右君卽留除命不使受而爭于上前曰畢某以秘閣校理換遷官而又爲起居郎起居郎卽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職卽是畢某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爲修注也優甚上知君不爲宰相所右因笑曰是當得爾是當得爾君以力辭而後受命蓋官制起于後周備于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純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沿革制度本末希有知者惟君討尋論次以夜繼日抉剔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羣有司以疑問于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錄黃語未竟疾作久之殆不知人上聞驚卽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卒年四十三上悼惜久之翼日遣中

使劉援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遺恩當補子一人爲官而宰相猶以平昔芥蔕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入朝舊相或死或罷去始得補其子完爲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爲人温厚儒雅事其母壽昌太君至孝自幼寢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既娶亦稀至其私室寢餘一馬賣以爲棺殯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之管仲也當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眞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畧

似之治隆殿成繪文簡之像于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爲檢正官立廷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爲誰及知因歎曰祖孫固有相類如是者乎及君在官制待遇日厚如定學制帳法爲北朝信使館伴高麗使人皆先帝自選者嘗受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歎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爲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曰寀尚幼女二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

于鄭州管城縣廬村南原文簡公之墓次君之事應銘故敢書其大略以告銘者